

夏威夷媒体 APEC 峰会期间报导法轮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 APEC)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举行讲真相活动,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十二年的迫害, 呼吁制止迫害。平和的抗议活动吸引了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导, 夏威夷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络新闻媒体也对此做了大篇幅报导。

夏威夷网络新闻媒体 Civil Beat 在 APEC 会议期间共报导了三则关于法轮功的新闻, 其中一篇以《中国记者不会报导法轮功抗议行动》为题, 描述该记者在夏威夷国际媒体中心与中国记者的对话, 所有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都提到“在中国, 新闻是受中共政府监控的。报导法轮功议题是被禁止的, 如果报导中说错话, 随时会丢掉工作。”夏威夷当地电视台 Hawaii News Now 记者 Brooks Baehr



图: Hawaii News Now 记者 Brooks Baehr 表示, 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 不敢相信(在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迫害。

表示, 人人都有信仰自由, 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 真不敢相信在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表现不仅吸引了国际媒体采访报道, 也使夏威夷当地的警察、民众深受感动。警察们说, 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 他们不相信有良知的人会迫害这些善良

的人。女警凯西在一旁静静看着法轮功学员炼功, 并悄声说: “真是太优美、太平和了。这根本算不上抗议, 什么话都不用说, 在我眼前的这一切就是最强有力的真相, 太震撼了!”

许多路人表示支持法轮功, 有民众和商家看到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讲真相, 送来矿泉水和防晒油表示支持。

十二日傍晚, 法轮功学员在威基基的街道上集体炼功。优美祥和的炼功场面成了夏威夷的一道美丽风景, 许多民众当场学炼。

旅居美国多年、在国内从事律师相关行业的张先生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 感到很兴奋, 他说, 他跑遍世界各地, 都看得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 “国外这么多人都炼, 证明法轮功深入人心, 有很多好处的, 对身体好, 对思想的净化, 因为真善忍事实上是非常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禁止呢? 这在中国禁止, 但在世界各国不但不被禁止, 而且很多人都加入, 这是很好的。”◇

从澳洲到天安门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采访报道) 十年前的十一月二十日下午, 三十六名来自英、德、法、美、加、澳等十二个国家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展开写着“真善忍”的横幅, 为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而呼吁。数分钟后他们遭到中共警察逮捕, 有的被殴打。世界各地主流媒体都纷纷采访报道了此重大事件。

他们当年为何而去? 他们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当年去天安门的莫娜(Myrna Mack)和凯(Kay Rubacek)两位女士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只为告诉你: 法轮大法好

凯以前患严重的背痛和颈痛, 不得不辞去工作, 四处就医。尝试了各种医疗方法, 付出了昂贵的医疗费, 仍不见效。走投无路之际, 一九九八年八月, 她遇到了法轮功, 生命从此开始了阳光普照。在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纽约庆



图: 拥有幸福家庭的凯(右二)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法轮功真相

祝活动中, 她说: “即使用一天的时间, 也说不完法轮功带给我的益处。”凯说, “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讲话, 还生了一对健康的儿女, 是法轮大法给了我这一切。”

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美好, 二零零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 凯和另外三十五名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 告诉中国的人们: 法轮大法好!

凯谈到: “当我(回来后)把在中国的迫害经历告诉我做生意或社会活动中认识的朋友, 他们(转下页)

“党报”编辑部见闻

——流言堆积的“1400 例”

(大陆来稿)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 我曾在某“党报”编辑部看到这样一幕: 几个记者刚从监狱回来, 说是“采访”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 记者讲到自己如何诱导及警察威逼要该站长攻击法轮功, 结果不遂。于是某记者说: “要他说这句话, 他怎么都不说, 就说是他说的(这句话)好了。”第二天, 一篇以该站长的名义诋毁法轮功的报导就见报了。

这些记者去之前已按“党报”的要求写好了初稿, 所谓“采访”, 只是利用某人作所谓的活证据, 为“党”的需要造势。后来, 见识了越来越多的被中共媒体编排的“就说是炼法轮功的”事例, 如:

一九九九年七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李淑贤, 患胃溃疡住进(转下页)

从澳洲到天安门

（接前页）感到非常惊讶，象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两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以及在社会上有良好地位和声誉的人，竟会在中国受到如此迫害。我告诉他们，这么多的中国警察被洗脑，他们以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害。”凯特别举了一个例子：

“在一个夜晚，那个女警察把我和另一名西人法轮功学员从天安门派出所送到一个会议中心，在汽车上，我坐在这个女警察身边，每次我试图和她说话时，她都告诉我‘闭嘴’。最后我说：‘我从澳大利亚悉尼赶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法轮功是好的。你真的以为我会闭嘴？’她不再打断我说话，并专注地听。她被那些真相惊呆了。”

迫害促使我去展示真相

莫娜说，“我去天安门，是想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看到：法轮大法不仅限于中国人修炼，而是已传播到世界。任何中国人都拥有权利去修炼，他



图：十年前，三十六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告诉中国民众真相

们不应该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酷刑折磨致死。”谈到修炼感受，莫娜说：“和不同的法轮功修炼者交谈后我明白，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做好人。按照‘真、善、忍’修炼，是能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我要求自己溶于‘真善忍’原则，尽我所能去做一个好人。”

莫娜说：“回首（十年前的）那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应该做的事情。”她说，“中共以谎言污蔑法轮功，误导民众，伤害这个善良的修炼团体。我认为这场迫害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会对整个中国带来不利影响。”从天安门回到澳洲后，莫娜和凯一直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而努力。◇

谁扼杀了他们生的希望？

据悉，二零一一年十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脑科医院又发生一起病人跳楼事件，病人从五楼跳下，据说被抬走时已无抢救价值。前两年，该院也发生过病人跳楼身亡的事故，那人只有三十多岁，只因无钱治病从重症监护室跳楼自杀，令人惋惜。

其实，各地因无钱治病而自杀的都不少。昂贵医疗费，普通百姓承受不起，而很多病又无法治愈，所以有些人就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蝼蚁尚且惜命，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是谁扼杀了他们生的希望？

追本溯源，现在人们被中共几十年来灌输了“无神论”、“一切向钱看”等等种种变异思想，使世风日下，道德急速下滑。中共挑起的一次次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使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互相伤害，落井下石，坑、蒙、拐、骗、偷横行。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污染、毒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假药、假烟、假酒等，都在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人们不去想根本原因或知道原因也在消极承受着，得了重病就得想方设法治病吧，而现在的医疗水平有限，对很多疑难病无能为力。

然而，却有许多医院治不了的危重病人得到了神奇康复。仅举几例：

九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十六年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图：著名歌唱家关贵敏



图：汪志远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敏，演唱及录制过上千首歌曲，曾被评为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一九八三

（接前页）哈尔滨第四医院，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象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

就这样，一桩栽赃法轮功的假戏出台了。哈尔滨市《新晚报》发表文章，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题目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文章中李淑贤说：“法轮功把我坑苦了，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

由此，李淑贤受到“免费治疗”，可是病情却不断加重，全身抽搐，最后被医院强制出院，不久身亡。

然而，李淑贤演的假新闻在哈尔滨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播出，又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

另一例“魏家杀母案”，是于二零零零年经由辽宁盘锦市电视台造假报导的。事后了解到，报导中被杀的老年人以拣破烂为生，其女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她，她就将母亲杀害了。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杀人者出主意：“你就说是你炼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制造打压法轮功的借口，在媒体上抛出了“1400例”，欺骗民众说1400人炼法轮功炼死了。上面的几例，都在“1400例”中。“1400”例就是靠这样的谎言堆积而成。

年，三十九岁的关贵敏歌唱事业正达高峰，却意外发现罹患乙型肝炎兼早期肝硬化。为了治病，他休养一年，四处求医，找偏方，并尝试各种气功，但都未见好转。一九九六年春天，在朋友的介绍下，关贵敏开始学炼法轮功，一年左右，身体痊愈了。

汪志远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工作，却身患世界五大绝症之一的“渐冻人”病，无药可医，但是参加法轮大法学习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全身舒畅，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现象，如：体内滚滚热流涌动，（接第三版）

原上海交大教师郭小军遭恶警逼供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明慧通讯员上海报导)原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郭小军,自2009年12月1日被上海政法委、上海市国保、“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指使宝山国保绑架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宝山看守所,其间遭恶警刑讯逼供。

郭的家人很担心郭的安危,数次向宝山国保、“六一零”人员询问郭的身体状况,宝山国保一直信誓旦旦,说是各方面很好,都很好。还声称他们是所谓的人性化管理,让家属放心。

受上海市国保、“六一零”及政法委唆使,上海宝山国保恶徒以有人说郭小军为理由,绑架他。在数月的所谓侦察阶段,却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以至于被检察院退回。为了罗织罪名,宝山分局国保、“六一零”不法之徒开始对郭小军刑讯逼供和精神恐吓与折磨。2010年1月18日至19日连续24个小时提审郭,不让他片刻休息,其间谩骂凌辱,人性泯灭。

当时,郭小军第一次聘请的北京梁小军律师,被北京政法委问话施压,被迫解除跟郭小军的委托关系,上海

恶警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郭,试图迫使郭熬刑不过,屈打成招。他们威胁郭小军说:如果你不说、不承认,就抓你太太,把你儿子送回老家给你父母带。

最近,重新聘请的律师见到了郭小军,郭小军目前血压不稳,眼睛也出现过失明状况,他希望新律师能将他的案子做下去。整个接见过程中郭头没有抬起过,看起来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之中。在郭向律师陈述自己在看守所情况时,在场监控的宝山国保人员,不断打断郭与律师的对话,试图阻挠郭把在看守所所受折磨说出。

自从郭被绑架之后,郭小军太太徐文欣女士、年幼的儿子和年迈岳母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她们不断询问宝山国保、“六一零”人员,究竟为什么要把郭小军抓起来,对方却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他们是先定罪、抓人,再找“证据”、逼口供,让人自己证明自己“有罪”。有迹象似乎表明,所谓说出郭小军的人,很可能也是在这种刑讯逼供下被迫说出的“口供”。

在开始非法抓捕、抄家过程中,宝山国保、“六一零”人员竟然将家中属于郭的孩子、郭的妻子的电脑一并抄

走。郭的妻子是装潢设计人员,工作所需要的电脑、用过的坏打印机、裁纸刀、白纸、空白光盘、U盘、MP3等个人物品等,也都算做郭小军的“作案用具”,被强行抄走,经一再索要也不归还。

自第一个律师被上海邪党人员耍手段逼走之后,郭的远在河南焦作博爱县的父母、大哥、弟弟等亲人都至今被威胁、骚扰。郭小军的哥哥、弟弟两人都在焦作市博爱县邮电局工作,受上海及当地中共恶徒指使,县邮电局头头强迫他们俩不要管同胞兄弟郭小军的事,否则再去要人,工作就危险了。郭小军的年迈父母伤心欲绝,恶人把他们堵在河南焦作市寨豁乡老家家中,不允许老人出门。

邪党从来没有讲过法律,更不会遵守法律。法律只不过是流氓成性的中共邪党迫害中国民众的一条棍子而已。这一点,在上海邪党政府公检法和“六一零”、国保那里体现的最为清楚。中共邪党为祸中国近百年,造成上亿中国人生灵涂炭!其祸之烈,空前绝后。那些追随中共邪党的党徒们,随意颠倒是非,无法无天。在害别人的同时,也害惨了自己,最终也必成为邪党的牺牲品、殉葬者。◇

(接第二版)莫名地持续流泪,一路上多次找厕所大量小便等;修炼三个月的时间,身体状况完全恢复正常,一度六克的血色素(不到正常男子的一半)也都正常了(而人的血细胞周期需要一百二十天),体重从一百一十多斤恢复到了一百五十多斤。

《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听说此事来采访汪志远先生,记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看到汪志远正在跑步!

还有一位山东法轮功学员投书明慧网讲述她见证的奇迹:“前不久的一天下午,丈夫突然呕吐不止,经医院检查确诊为多发性脑梗,要住院半个月。我告诉医生没有医保,不住院。晚上八点回家后,他就开始听法轮功师父讲法录音,第二天学炼五套功法,炼功几天不但脑梗

好了,心绞痛也好了,折磨他三十年的顽疾、皮肤病不翼而飞。他的皮肤病是上火得的,痒起来钻心,身上层层疤痕,晚上从来没睡过好觉,衣服一脱就开始挠,没有药能治,修大法一身顽疾不治自愈。亲朋好友无不感叹大法的超常与美好,现在婆婆、大姑姐、小姑妹已走入法轮功修炼。

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修炼法轮功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都可以使人身心健康,只因中共的迫害和恶毒诬蔑,使很多人即使得了重症也不敢炼法轮功,不敢承认法轮大法好,失去了得救的机会。

中共对法轮功真、善、忍的迫害,破坏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社会资源,伤害的是全体中国民众的身心健康。您还能说迫害法轮功与您无关吗?(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撕大法真相 遭恶报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一日】河南省郸城县程庄村有一个不明真相的青年人,名叫红旗,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的一天,他从郸城县县城回家,看到路边的树上、电线杆上等,贴有“法轮大法好”及其它不干胶大法真相资料,他象玩耍一样的去揭资料,从县城一直揭到家,八里的路揭了厚厚的两大摞,进了程庄村,发现村里也有大法真相资料,他也都揭掉了。

“二零零三年夏天,红旗去河南省焦作市搞楼房装饰,进行外墙粉刷时,竟然在安全设施完好的情况下从楼上坠落下来,当场脑浆崩裂、死亡。那时,他还不满二十二周岁,丢下一个刚刚出生不满三个月的男孩”。



父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家族颇得小镇人的尊敬，祖上也有一些家业。但是却因此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祖母为了养活几个孩子，偷偷地做点小买卖，被抓去坐了三年牢，罪名是搞“资本主义”。父亲第一年考大学，成绩非常优异，但是因为一个“地主”的帽子就没被录取，于是到小煤矿里做苦力，第二年再考。又是很优秀，也被录取了，但是却没有进京读书的盘缠。家族里勉强凑了点钱，在上火车的时候，父亲才发现在送行的人中，没有了含辛茹苦的祖母。很久以后才得知他的那张火车票有相当一部份竟是祖母卖血换来的，那一天因为失血过多，祖母昏倒了。

后来父亲娶了我的母亲，于是灾难也就降临到了母亲身上。党要求母亲与祖母划清界限，要求母亲把祖母从家中撵走，母亲拒绝了，因为良心。

母亲说：老人去女儿家，你们就让女儿单位的领导逼她女儿赶走她，现在老人来到儿子家，你们又要我们把老人赶走，你们究竟要把她赶到哪儿去？为此，母亲每次都被抓出去斗，因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所谓的“讲政治”。

文革后，母亲说，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再也不会象文革时那么傻了。我相信了。后来到了八九年六四学生要



不是政治 是良心

道那架“整人、搞政治”的机器又在运作了。我眼前又浮现出小时候母亲拉着我的小手，流着泪告诉我，看，那整墙整墙的都是揭批你妈妈的大字报。现在已经不用大字报了，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造谣诬蔑，足以把人搞得要多臭有多臭了。

家父家母现在过着恩恩爱爱的晚年生活，虽不富有，但是很踏实，因为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些人说我的祖父母是地主，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祖父只是一个教书先生。

那些人说我的祖母搞资本主义，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祖母只是做了点小买卖糊口。

那些人说我的母亲阶级立场有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赡养父母天经地义。

那些人说功法如何如何，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我的朋友中就有炼法轮功的人，他们是我尊敬与信赖的朋友。因为我的亲戚中就有炼法轮功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从这个功法中的受益。

中国的民众太老实了，当权者逼迫他们“讲政治”，还随意利用“政治”这顶帽子打压老实的人们。（文／凌寒）◇

求惩罚贪官污吏的请愿，父亲单位刚分来一个研究生，偷偷跟人提起六四就流泪，他说他的室友就是那天被打死的，只是那一天，就在那一天，他写完了毕业论文，想出去看看热闹，去了天安门，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六四，小镇里一个小伙子被北大勒令退学了。身为领导的父亲想聘用才华横溢的他，但是其他领导都不同意，因为中央有令，五年内任何单位不得聘用这些人。

我的心在哭泣，我知道历史又在上演那一幕了，只是对象不同而已。昨天是我的祖母和父母亲，今天是他，明天可能就是我。

我希望那是最后一次了吧。但是看到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批斗，我知

自焚谎言如三聚氰胺

中共一直在通过课本对天真的孩子洗脑。以前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竭力抹黑，胡说什么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在“品德与社会”课本中，用中共自编自导的自焚谎言栽赃法轮功。

中共的课本虽然打着“品德”的幌子，但中共官员们贪污淫乱，是品德最恶劣的团伙。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喉舌媒体中充斥着谎言，市场上泛滥着假货。而其课本里的谎言，恰如毒奶粉，三聚氰胺毒害着孩子的身体，自焚谎言则毒害孩子的心灵。

中共的课本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刘思影，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妈妈刘春玲的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自焚。

然而，此谎言不久即被华盛顿邮

报的报道所揭穿。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的调查报告，文中提供的事实包括：（1）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2）刘春玲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3）刘春玲殴打老母和幼女。

以上说明刘春玲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教人向善，提升道德，法轮功学员绝不会殴打父母，也不会做三陪这种卖淫的工作。可怜的刘春玲和小女孩刘思影被中共利用，成了中共造假的牺牲品。

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此后不断有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平、理性地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好，澄清真相。国际媒体多次报道，很多百姓也越来越倾向于

同情法轮功学员。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难以为继，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演“自焚”丑剧，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假戏，漏洞百出，仅举两例，如：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刘思影，在手术后四天就带着插管声音清晰地接受采访，还有兴致唱歌，完全违背基本医学常识。又如，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等待着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显然是在拍戏。

大陆的家长对毒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已有所戒备，对课本中的谎言毒素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谎言在孩子的心中播种仇恨，会给孩子的人生带来恶劣的影响。希望家长和教师们能看清真相，让孩子在一个正常的学习氛围中健康成长。（文／飞鸣）◇